

活在当下

高峰

2025年12月的体检,去得格外心平气和。对于报告单上可能增加的小红箭头,心中已无多少波澜,它们只是岁月悄然留下的印记,提醒我接纳,而非对抗。头发白了,所幸还茂密;指标有异常,所幸无大碍。测身高体重的小姑娘说:“这个年纪,难得有你这么标准!”我笑着道谢,心中一朵小花悄然绽放。做心电图时,那位戴眼镜的老大夫说“今年好多了,有一点点异常,近似于无症状”,已让我欣然;未了,大夫又温和补充:“到这个年纪,也不一定非要追求指标值最佳。够用,就好。”

“够用就好”这四个字,轻轻落下,却仿佛有千钧之力。

人到中年,早已过了追求完美的年纪。年轻时总想着事事拔尖,样样出色,身体要健朗如少年,事业要风生水起,生活要毫无瑕疵。可岁月教会我们的,恰恰是接纳不完美。就像一台老机器,不必强求还能跑出年轻时的速度,只要核心部件运转正常,便已足够。

既已心安,便去慰藉肠胃。穿马路、过巷道,终于在不起眼的角落找到了那家心心念念许久的菜煎饼小摊。虽是街边小店,可那一口酥香烫嘴的滋味,让味蕾与灵魂同时得到极大满足。这质朴的烟火气,是生活予我的又一重奖赏。其实,生活的真谛从来不在远方,就在每一个真实的当下,是陌生人一句善意的夸赞,是体检后得知身体无大碍的安

心,是吃到心心念念美食的愉悦。

午后,朋友在群里发来照片。同一棵树,上图尚余半树秋色,下图已是冬枝萧疏。朋友感叹:“只隔两星期。一天天过去,仿佛什么都没变,可这棵树告诉我们,时光飞逝啊!”我将这两张图翻来覆去地看了许久,也有无限感慨。原来,对凋敝之美的深刻共情,其底色正是对生命流逝的切身感知,是自己与时间达成和解后的澄明。

常常想起史铁生那段锥心的感悟:“我四肢健全时,常抱怨周围环境糟糕;瘫痪后,怀念当初可以行走奔跑的日子。”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?读书时,总盼着快点毕业,以为踏入社会就能获得自由;工作后,又怀念校园时光纯粹,抱怨职场的复杂与疲惫。我们总在怀念另一个此刻,却不知,当下的平凡,已是未来回不去的幸运:你抱怨工作辛苦,却不知有人早已失业,为生计奔波;你嫌弃身体不够健康,却不知有人正与重病抗争,渴望能平安活着;你感叹生活平淡无奇,却不知有人正经历风雨飘摇,期盼着一份安稳。

活在当下,不是放弃对未来的期待,而是学会珍惜拥有的一切;不是逃避生活的琐碎与烦恼,而是在平凡日子里,找到属于自己的清欢;不是盲目乐观,而是历经岁月沧桑后,依然拥有能与生活温柔相拥的通透与从容。

永远有更好,但当下,便是最好。

畅游晋祠之
枕流亭

赵士岱 文/图

晋祠公园中轴线经过在田别墅,南为德隐斋,北为伏龙园。德隐斋虽为方形,而且建筑格局四面一致,但斋门朝西,不朝中轴线。伏龙园整个格局也是东西走向,园门也朝西,只有西南角的枕流亭面对中轴线。

枕流亭是一座四角方亭。此亭是在田别墅的旧景,因年久坍塌,于2010年重修。今枕流亭西侧过“花径”牌坊与伏龙山相邻,东侧与伏龙园长廊相连,北侧的藤萝架通往伏龙园内,南侧过晋祠公园中轴线与德隐斋相望。之所以将这座亭子点缀在晋祠公园中轴线的一侧,并且在亭子开放于中轴线的一侧题匾,是造园者有意而为,使在田别墅不仅分布在中轴线的两侧,且因枕流亭而与中轴线有了实质性的连接。

枕流亭是游人由中轴线进入在田别墅伏龙园的过渡景观,同时也是映衬德隐斋“德隐”寓意的心灵互动景观。

“德隐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张扬的意思,之所以选择“德隐”的生活方式,是因为德为人本,无需宣扬。“枕流”的典故从侧面诠释了“德隐”的内涵。

“漱石枕流”的典故出自东晋名士孙楚。孙楚以“头枕流水以洗耳,口漱坚石以固齿”来比喻自己的生活态度,告诉友人应时刻保持头脑清醒,做人做事不应左右摇摆,强调一个人内心世界的自我修炼与把控,正合“德隐”的境界。孙楚为东晋中都人,即今山西晋中。在晋祠建枕流亭,也是对晋籍先贤的纪念。

历史典故可增添景观的人文积淀,而晋祠水系也恰将“枕流”变成了流水实景。一条溪水自伏龙山西南流经枕流亭,形成“亭枕流水”的景观特写,亭内还设有曲水流觞的“流杯”水槽,这是造园者巧妙结合了历史典故与自然流水,更深入地发挥了这座亭子的人文功能,使其异彩纷呈。

亭子朝南的一侧题联“高头看月色如画;枕畔听溪流声”,朝北的一侧题联“临牖闻鸟啭;枕流赏泉鸣”。朝南的联语描写“枕畔听溪”的观景情境;朝北的联语突出了“枕流赏泉”的观景意境。无论是听溪,还是赏泉,处处将晋祠流水与亭子融合,增添了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之美。

池岸四季

贾贵卿

这里是公园的一角。一条活泼的小溪到了这儿,渐渐放慢脚步,安静地汇成一汪清浅的池塘。冬日水面结冰,几块青石错落横卧,连接起溪与塘。我总爱坐在临水的那块石端,摊开书,阳光下,一坐就是半天。

对岸立着两株桃树。春天时,水刚暖,枝头便冒出绛红的花苞,像藏着些羞怯的心事。有时只是低头读一页书的工夫,再抬眼,已是满树灼灼,云蒸霞蔚。风一来,花瓣簌簌落进水里,打着转,迟迟不肯随波而去,仿佛贪恋着石间清冽的声响。

夏日,池岸生着茂密的菖蒲。入夏以后,它们抽出长箭般的绿叶,高高举起明黄的蒲棒,卓然挺立,在闷热的午后格外亮眼。鸭与鹅终日悠闲,拨动清波,自在来回。有只白鹅尤其安逸,常蜷在桃树根边晒太阳,半眯着眼,像个陶然的隐士。

秋深之后,这一番热闹便悄悄散了场。桃叶落了,菖蒲也敛入大地的怀抱。水色愈发澄明,天光云影在其中静静徘徊。天晴时,我仍会去石上坐坐。偶尔从书页间抬头,望见对岸空枝清朗,水中倒影寂寂,便会想起春日那场烂漫的花事,与夏日那一片蓬勃的绿意。



岁末晨曲

王彦平

路灯还揉着惺忪睡眼时,我已踏上晋阳湖公园的环湖路。2025年最后一天的黎明,蹑手蹑脚从东边溜来,却不小心踢翻了夜的调色盘——泼了一地的斑驳雪迹,碎银般铺展开去,有人踩过时发出细碎的嘎吱声,仿佛在咀嚼旧岁的残梦。

树木们显然是刚被冬爷爷从被窝里拎出来的。栎树披头散发,枯枝在晨风里划拉着灰蓝的天幕,像在起草一封给春天的信;松树倒是讲究,白灰为它刷新了笔挺的白裤,只可惜配着那件皱巴巴的灰绿外套,活像个落魄的诗人;最倔的是那排红叶李,叶子早褪成赭褐色,却仍高举着光秃的枝丫,仿佛在宣告:“我认得回去的路。”

湖面覆着层琉璃似的薄冰。鸭子们正在举行晨间体操大赛——胖的那只单腿独立,

摇摇晃晃如醉汉耍拳;瘦的想模仿,刚抬脚就“刺溜”滑个趔趄,溅起的水珠惊碎了冰面的晨光。它们嘎嘎争辩着,吐出的白气飘散在冷空气里。

音乐从广场飘来。大妈们终于褪去迷彩,换上各色羽绒服,像突然绽放的花丛。她们跟着轻音乐摇摆,穿绛红羊绒衫的领舞旋转时,竟像朵徐徐舒展的牡丹。旁边戴毛线帽的老姐妹打趣:“哟,这是要抢春晚镜头啊?”笑声惊飞了灌木丛里的麻雀,扑棱棱的翅影在霜地上印下转瞬即逝的草书。

环湖路弯成柔软的波浪线。晨跑的人们是五线谱上流动的音符:穿荧光背心的青年是嘹亮的高音,嗖地划过晨雾;步伐均匀的中年夫妇是平稳的中音区;而我这般喘着粗气的,大概是那个总慢半拍的低音符号。交错

时互相点头致意,如乐句间短暂的休止。

太阳这位慵懒的画家终于登场。它先不急不缓地渲染天空,却把第一抹金粉细细洒在湖东岸的楼群上。湖心冰面忽然传来清脆的“咔嚓”声。阳光趁机钻入裂缝,在水底铺开晃动的金毯。树枝上的霜开始融化,滴滴答答,恰似时光的秒针在倒数。远处寺庙的晨钟悠然荡来,音波漫过湖面。

2025年最后一天的黎明,原是这样模样:霜雪覆盖着温热,寂静包裹着喧响,失落与期待在晨光里微妙地平衡。朝霞烧得正烈,像为新年铺就的地毯。

停下脚步,对着湖面呵出长长一口气。那团白雾在金光里翻滚、升腾,裹挟着这一年所有的晨跑、所有的叹息、所有未说出口的祈愿,终于弥散在透明的空气里。